第八回　王觀察窮途逢世好　婁公子故里遇貧交

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，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。王員外問是何喜事。報錄人叩過頭，呈上報單。上寫道：

「江撫王一本。為要地須才事：南昌知府員缺，此乃沿江重地，須才能幹濟之員；特本請旨，於部屬內揀選一員。奉旨：南昌府知府員缺，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。欽此！」

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，謝恩過，整理行裝，去江西到任。非止一日，到了江西省城。南昌府前任蘧太守，浙江嘉興府人，由進士出身，年老告病，已經出了衙門，印務是通判署著。王太守到任，陞了公座，各屬都稟見過了，便是蘧太守來拜。王惠也回拜過了。為這交盤的事，彼此參差著，王太守不肯就接。

一日，蘧太守差人來稟說：「太爺年老多病，耳朵聽話又不甚明白。交盤的事，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；因是如此，明日打發少爺過來，當面相懇，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爺擔代。」王惠應諾了，衙裏整治酒飯，候蘧公子。直到早飯過後，一乘小轎，一副紅全帖，上寫「眷晚生蘧景玉拜」。王太守開了宅門，叫請少爺進來。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，舉動不群。彼此施了禮，讓位坐下。王太守道：「前晤尊公大人，幸瞻丰采。今日卻聞得略有些貴恙？」蘧公子道：「家君年老，常患肺病，不耐勞煩，兼之兩耳重聽。多承老先生記念。」王太守道：「不敢。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？」蘧公子道：「晚生三十七歲。」王太守道：「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？」蘧公子道：「家君做縣令時，晚生尚幼，相隨敝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，也幫他看看卷子。直到陞任南昌，署內無人辦事，這數年總在這裏的。」王太守道：「尊大人精神正旺，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？」蘧公子道：「家君常說：『宦海風波，實難久戀。』況做秀才的時候，原有幾畝薄產，可供饘粥；先人敝廬，可蔽風雨；就是琴、罇、罏、几，藥欄、花榭，都也還有幾處，可以消遣；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，每懷長林豐草之思。而今卻可賦『遂初』了。」王太守道：「自古道：『休官莫問子。』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，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。」笑著說道：「將來，不日高科鼎甲，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。」蘧公子道：「老先生，人生賢不肖，到也不在科名。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，得以菽水承歡，這是人生至樂之事。」王太守道：「如此，更加可敬了。」

說著，換了三遍茶，寬去大衣服，坐下。說到交代一事，王太守著實作難。蘧公子道：「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。家君在此數年，布衣蔬食，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，歷年所積俸餘，約有二千餘金。如此地倉穀、馬匹、雜項之類，有甚麼缺少不敷處，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。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，宦囊清苦，決不有累。」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、爽快，滿心歡喜。

須臾，擺上酒來，奉席坐下。王太守慢慢問道：「地方人情，可還有甚麼出產？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？」蘧公子道：「南昌人情，鄙野有餘，巧詐不足。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，家君在此，准的詞訟甚少；若非綱常倫紀大事，其餘戶婚田土，都批到縣裏去，務在安輯，與民休息。至於處處利藪，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；或者有，也不可知！但只問著晚生，便是『問道於盲』了。」王太守笑道：「可見『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』的話，而今也不甚確了。」當下酒過數巡，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，因又說起：「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，只落得個訟簡刑清；所以這些幕賓先生，在衙門裏，都也吟嘯自若。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：『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。』」王太守道：「是那三樣？」蘧公子道：「是吟詩聲，下碁聲，唱曲聲。」王太守大笑道：「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。」蘧公子道：「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，只怕要換三樣聲息。」王太守道：「是那三樣？」蘧公子道：「是戥子聲，算盤聲，板子聲。」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誚他，正容答道：「而今你我替朝廷辦事，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。」蘧公子十分大酒量，王太守也最好飲，彼此傳杯換盞，直喫到日西時分；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，王太守許定出結，作別去了。過了幾日，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，王太守替他出了結。蘧太守帶著公子家眷，裝著半船書畫，回嘉興去了。

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。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，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，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，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，不許欺隱，都派入官，三日五日一比。用的是頭號板子。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，較了一輕一重，都寫了暗號在上面。出來坐堂之時，吩咐叫用大板，皂隸若取那輕的，就知他得了錢了，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。這些衙役百姓，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。合城的人，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，睡夢裏也是怕的。因此，各上司訪聞，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。做到兩年多些，各處薦了。適值江西寧王反亂，各路戒嚴，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，催趲軍需。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，星速赴南贛到任。到任未久，出門查看臺站，大車駟馬，在路曉行夜宿。那日到了一個地方，落在公館。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。走進去舉頭一看，正廳上懸著一塊匾，匾上帖著紅紙，上面四個大字是「驊騮開道」。王道臺看見，喫了一驚。到廳陞座，屬員衙役參見過了，掩門用飯。忽見一陣大風，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，裏面現出綠底金字，四個大字是「天府夔龍」。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，纔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，直到今日纔驗。那所判「兩日黃堂」，便就是南昌府的個「昌」字。可見萬事分定。一宿無話。查畢公事回衙。

次年，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，百姓開了城門，抱頭鼠竄，四散亂走。王道臺也抵當不住，叫了一隻小船，黑夜逃走。走到大江中，遇著寧王百十隻艨艟戰船，明盔亮甲。船上有千萬火把，照見小船，叫一聲「拿！」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，走進中艙，把王道臺反剪了手，捉上大船。那些從人、船家，殺的殺了，還有怕殺的，跳在水裏死了。王道臺嚇得撒抖抖的顫，燈燭影裏，望見寧王坐在上面；不敢抬頭。寧王見了，慌走下來，親手替他解了縛，叫取衣裳穿了，說道：「孤家是奉太后密旨，起兵誅君側之奸。你既是江西的能員，降順了孤家，少不得陞授你的官爵。」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：「情願降順。」寧王道：「既然願降，待孤家親賜一杯酒。」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，跪著接酒在手，一飲而盡，心便不疼了。又磕頭謝了。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，自此隨在寧王軍中。聽見左右的人說，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個王子，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「琴瑟琵琶」，頭上是八個「王」字，到此無一句不驗了。

寧王鬧了兩年，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，束手就擒。那些偽官，殺的殺了，逃的逃了。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曾收拾得一件東西，只取了一個枕箱，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，換了青衣小帽，黑夜逃走。真乃是慌不擇路，趕了幾日旱路，又搭船走。昏天黑地，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。

那日住了船，客人都上去喫點心。王惠也拿了幾個錢上岸。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，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。王惠見那

少年彷彿有些認得，卻想不起。開店的道：「客人，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。」王惠便去坐在對席。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。王惠忍不住問道：「請教客人貴處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嘉興。」王惠道：「尊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姓蘧。」王惠道：「向日有位蘧老先生，曾做過南昌太守，可與足下一家？」那少年驚道：「便是家祖。老客何以見問？」王惠道：「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，失敬了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卻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。」王惠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。寶舟在那邊？」蘧公孫道：「就在岸邊。」當下會了帳，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。王惠道：「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，台諱是景玉，想是令叔？」蘧公孫道：「這便是先君。」王惠驚道：「原來便是尊翁，怪道面貌相似。卻如何這般稱呼？難道已仙遊了麼？」蘧公孫道：「家祖那年南昌解組，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。」

王惠聽罷，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昔年在南昌，蒙尊公骨肉之誼，今不想已作故人。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？」蘧公孫道：「虛度十七歲。到底不曾請教貴姓仙鄉。」王惠道：「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？」蘧公孫道：「他們都上岸去了。」王惠附耳低言道：「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。」蘧公孫大驚道：「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，如何改裝獨自到此？」王惠道：「只為寧王反叛，弟便掛印而逃；卻為圍城之中，不曾取出盤費。」蘧公孫道：「如今卻將何往？」王惠道：「窮途流落，那有定所！」就不曾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。蘧公孫道：「老先生既邊疆不守，今日卻不便出來自呈。只是茫茫四海，盤費缺少，如何使得？晚學生此番卻是奉家祖之命，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，現在舟中；今且贈與老先生以為路費，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為妙。」

說罷，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，共二百兩。王惠極其稱謝，因說道：「兩邊船上都要趕路，不可久遲，只得告別。周濟之情，不死當以厚報。」雙膝跪了下去。蘧公孫慌忙跪下同拜了幾拜。王惠又道：「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，一無所有，只有一個枕箱，內有殘書幾本。此時潛蹤在外，雖這一點物件，也恐被人識認，惹起是非。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，我輕身更好逃竄了。」蘧公孫應諾，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，彼此灑淚分手。王惠道：「敬問令祖老先生。今世不能再見，來生犬馬相報便了。」分別去後，王惠另覓了船入到太湖，自此更姓改名，削髮披緇去了。

蘧公孫回到嘉興，見了祖父，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。蘧太守大驚道：「他是降順了寧王的。」公孫道：「這卻不曾說明，只說是掛印逃走，並不曾帶得一點盤纏。」蘧太守道：「他雖犯罪朝廷，卻與我是個故交。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盤費？」公孫道：「已送他了。」蘧太守道：「共是多少？」公孫道：「只取得二百兩銀子，儘數送與他了。」蘧太守不勝歡喜道：「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。」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。公孫見過乃祖，進房去見母親劉氏，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，慰勞了一番，進房歇息。次日，在乃祖跟前又說道：「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。」取出來送與乃祖看。蘧太守看了，都是鈔本；其他也還沒要緊，只內有一本，是高青邱集詩話，有一百多紙，就是青邱親筆繕寫，甚是精工。蘧太守道：「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，數十年來，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，天下並沒有第二本。你今無心得了此書，真乃天幸。須是收藏好了，不可輕易被人看見。」蘧公孫聽了，心裏想道：「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，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，添了我的名字，刊刻起來，做這一番大名？」主意已定，竟去刻了起來，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，下面寫「嘉興蘧來旬駪夫氏補輯」。刻畢，刷印了幾百部，遍送親戚朋友。人人見了，賞玩不忍釋手。自此，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。蘧太守知道了，成事不說，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，寫斗方，同諸名士贈答。

一日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。」蘧太守叫公孫：「你婁家表叔到了，快去迎請進來。」公孫領命，慌出去迎。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。中堂在朝二十餘年，薨逝之後，賜了祭葬，謚為文恪，乃是湖州人氏。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。這位三公子，諱琦，字玉亭，是個孝廉；四公子諱瓚，字瑟亭，在監讀書。是蘧太守的親內姪。公孫隨著兩位進來，蘧太守歡喜，親自接出廳外檐下。兩人進來，請姑丈轉上，拜了下去。蘧太守親手扶起，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，請坐奉茶。二位婁公子道：「自拜別姑丈大人，屈指已十二載。小姪們在京，聞知姑丈掛冠歸里，無人不拜服高見。今日得拜姑丈，早已鬚鬢皓然，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。」蘧太守道：「我本無宦情。南昌待罪數年，也不曾做得一些事業，虛糜朝廷爵祿，不如退休了好。不想到家一載，小兒亡化了，越覺得胸懷冰冷。細想來，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。」婁三公子道：「表兄天才磊落英多，誰想享年不永。幸得表姪已長成人，侍奉姑丈膝下，還可借此自寬。」婁四公子道：「便是小姪們聞了表兄訃音，思量總角交好，不想中路分離，臨終也不能一別，同三兄悲痛過深，幾乎發了狂疾。大家兄念著，也終日流涕不止。」蘧太守道：「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？」二位道：「通政司是個清淡衙門，家兄在那裏浮沉著，絕不曾有甚麼建白，卻是事也不多。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，商議不如返舍為是。」

坐了一會，換去衣服，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。公孫陪奉出來，請在書房裏。面前一個小花圃，琴、罇、爐、几，竹、石、禽、魚，蕭然可愛。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，拄著天台藤杖，出來陪坐。擺出飯來，用過飯，烹茗清談，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：「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，建了這件大功，除了這番大難。」婁三公子道：「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，尤為難得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據小姪看來，寧王此番舉動，也與成祖差不多。只是成祖運氣好，到而今稱聖，稱神；寧王運氣低，就落得個為賊，為虜。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。」蘧太守道：「成敗論人，固是庸人之見；但本朝大事，你我做臣子的，說話須要謹慎。」四公子不敢再說了。那知這兩位公子，因科名蹭蹬，不得早年中鼎甲，入翰林，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，每常只說：「自從永樂篡位之後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！」每到酒酣耳熱，更要發這一種議論。婁通政也是聽不過，恐怕惹出事來，所以勸他回浙江。

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，兩位問道：「表姪學業，近來造就何如？卻還不曾恭喜畢過姻事？」太守道：「不瞞二位賢姪說，我只得這一個孫子，自小嬌養慣了。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，一味粧模做樣，動不動就是打罵。人家請先生的，開口就說要嚴；老夫姑息的緊，所以不曾著他去從時下先生。你表兄在日，自己教他讀些經史；自你表兄去後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，已替他捐了個監生。舉業也不曾十分講究。近來我在林下，倒常教他做幾首詩，吟咏性情，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，在我膝下承歡便了。」二位公子道：「這個更是姑丈高見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與其出一個斲削元氣的進士，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隲的通儒。』這個是得緊。」蘧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。二位看了，稱贊不已。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，二位辭別要行。蘧太守治酒餞別，席間說起公孫姻事：「這裏大戶人家，也有央著來說的；我是個窮官，怕他們爭行財下禮，所以耽遲著。賢姪在湖州，若是老親舊戚人家，為我留意。貧窮些也不妨。」二位應諾了。當日席終。

次早，叫了船隻，先發上行李去。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，自己出來廳事上作別，說到：「老夫因至親，在此數日，家常相待，休怪怠慢。二位賢姪回府，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，提著我的名字，說我蘧祐年邁龍鍾，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。」兩公子聽了，悚然起敬，拜別了姑丈。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。公孫先在船上，候二位到時，拜別了表叔，看著開了船，方纔回來。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，蕭然行李，仍是寒素。看見兩岸桑陰稠密，禽鳥飛鳴。不到半里多路，便是小港，裏邊撐出船來，賣些菱、藕。兩弟兄在船內道：「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，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？宋人詞說得好：『算計只有歸來是。』果然！果然！」

看看天色晚了，到了一鎮人家，桑陰裏射出燈光來，直到河裏。兩公子道：「叫船家泊下船。此處有人家，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，就在這裏宿了罷。」船家應諾，泊了船。兩弟兄凭舷痛飲，談說古今的事。次早，船家在船中做飯，兩弟兄上岸閒步，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，見了二位，納頭便拜下去，說道：「婁少老爺，認得小人麼？」只因遇著這個人，有分教：公子好客，結多少碩彥名儒；相府開筵，常聚些布衣葦帶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婁公子捐金贖朋友　劉守備冒姓打船家

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，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，納頭便拜。兩公子慌忙扶起，說道：「足下是誰？我不認得。」那人道：「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？」兩公子道：「正是面善，一會兒想不起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。」兩公子大驚道：「你卻如何在此處？」鄒三道：「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，小的老子看著墳山，著實興旺，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。那舊房子就不彀住了，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，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。後來小的家弟兄幾個又娶了親，東村房子，只彀大哥、大嫂子，二哥、二嫂子住。小的有個姐姐，嫁在新市鎮。姐夫沒了，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住，小的就跟了來的。」兩公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家墳山，沒有人來作踐麼？」鄒三道：「這是那個敢？府縣老爺們，大凡往那裏過，都要進來磕頭，一莖草也沒人動。」兩公子道：「你父親、母親而今在那裏？」鄒三道：「就在市稍盡頭姐姐家住著，不多幾步。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，不能見面。」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「鄒吉甫這老人家，我們也甚是想他。既在此不遠，何不去到他家裏看看？」四公子道：「最好。」帶了鄒三回到岸上，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。鄒三引著路，一徑走到市稍頭。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，兩扇籬笆門，半開半掩。鄒三走去叫道：「阿爺，三少老爺、四少老爺在此。」鄒吉甫裏面應道：「是那個？」拄著拐杖出來。望見兩位公子，不覺喜從天降，讓兩公子走進堂屋，丟了拐杖，便要倒身下拜。

兩公子慌忙扶住道：「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。」兩公子扯他同坐下。鄒三捧出茶來，鄒吉甫親自接了，送與兩公子喫著。三公子道：「我們從京裏出來，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，算計著會你老人家。卻因繞道在嘉興看蘧姑老爺，無意中走這條路，不想撞見你兒子，說你老人家在這裏，得以會著。相別十幾年，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。方纔聽見說，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，曾添了幾個孫子了麼？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？」說著，那老婆婆白髮齊眉，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。兩公子也還了禮。鄒吉甫道：「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，整治起飯來，留兩位少老爺坐坐。」婆婆進去了。鄒吉甫道：「我夫妻兩個，感激太老爺、少老爺的恩典，一時也不能忘。我這老婆子，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，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。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大轎子？」四公子道：「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，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？卻說這樣的話，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況且墳山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，我們方且知感不盡，怎說這話？」鄒吉甫道：「蘧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，他少爺可惜去世！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？」三公子道：「他今年十七歲，資性倒也還聰明的。」鄒三捧出飯來，雞、魚、肉、鴨，齊齊整整，還有幾樣蔬菜，擺在桌上，請兩位公子坐下。鄒吉甫不敢來陪，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。斟上酒來，鄒吉甫道：「鄉下的水酒，老爺們恐喫不慣。」四公子道：「這酒也還有些身分。」鄒吉甫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！而今人情薄了，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！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：『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，各樣都好；二斗米做酒，足有二十斤酒娘子。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，不知怎樣的，事事都改變了，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來。』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，還是這般淡薄無味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我們酒量也不大，只這個酒十分好了。」鄒吉甫喫著酒，說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我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怎得天可憐見，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！」

四公子聽了，望著三公子笑。鄒吉甫又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：『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，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。』這事可是有的麼？」三公子笑道：「你鄉下一個老實人，那裏得知這些話？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？」鄒吉甫道：「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；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，鹽店一位管事先生，閒常無事，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，或是柳陰樹下坐著，說的這些話，所以我常聽見他。」兩公子驚道：「這先生姓甚麼？」鄒吉甫道：「他姓楊，為人忠直不過；又好看的是個書，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，隨處坐著，拿出來看。往常他在這裏，飯後沒事，也好步出來了；而今要見這先生，卻是再不能得！」公子道：「這先生往那裏去了？」鄒吉甫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！楊先生雖是生意出身，一切帳目，卻不肯用心料理，除了出外閑遊，在店裏時，也只是垂簾看書，憑著這夥計胡三。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『老阿獃』。先年東家因他為人正氣，所以託他管總；後來聽見這些獃事，本東自己下店，把帳一盤，卻虧空了七百多銀子。問著：又沒處開消；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，指手畫腳的不服。東家惱了，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。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事，點到奉承，把這先生拿到監裏坐著追比。而今已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？」吉甫道：「有到好了。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，兩個兒子都是蠢人，既不做生意，又不讀書，還靠著老官養活，卻將甚麼賠償？」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「窮鄉僻壤，有這樣讀書君子，卻被守錢奴如此凌虐，足令人怒髮衝冠！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？」三公子道：「他不過是欠債，並非犯法；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，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。這有何難！」四公子道：「這最有理。我兩人明日到家，就去辦這件事。」鄒吉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的。想著從前已往，不知拔濟了多少人。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，這一鎮的人，誰不感仰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吉甫，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，待我們去相機而動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正是；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，說出來就沒趣了。」於是不用酒了，取飯來喫過，匆匆回船。鄒吉甫拄著拐杖，送到船上說：「少老爺們恭喜回府，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。」又叫鄒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，送在船上，與二位少老爺消夜。看著開船，方纔回去了。

兩公子到家，清理了些家務，應酬了幾天客事，即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，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，虧空何項銀兩，共計多少，本人有功名沒功名，都查明白了來說。晉爵領命，來到縣衙。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，見他來查，連忙將案尋出，用紙謄寫一通，遞與他，拿了回來回覆兩公子。只見上面寫著：

「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：商人楊執中（即楊允），累年在店不守本分，嫖賭穿喫，侵用成本七百餘兩，有誤國課，懇恩追比云云。但查本人係廩生挨貢，不便追比，合詳請褫革，以便嚴比。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，候上憲批示，然後勒限等情。」

四公子道：「這也可笑的緊；廩生挨貢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，就要將他褫革追比，是何道理！」三公子道：「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？」晉爵道：「小的問明了，並無別情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，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；再寫我兩人的名帖，向德清縣說：『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』，叫他就放出監來。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。你作速去辦理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晉爵，這事你就去辦，不可怠慢。那楊貢生出監來，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，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。」晉爵應諾去了。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，一直到書辦家，把這銀子送與書辦，說道：「楊貢生的事，我和你商議個主意。」書辦道：「既是太師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，這事何難？」隨即打個稟帖，說：

「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。兩位老爺發了帖，現有婁府家人具的保狀。況且婁府說：這項銀子，非贓非帑，何以便行監禁？此事乞老爺上裁。」

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，心下著慌，卻又回不得鹽商；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，補了這一項；准了晉爵保狀，即刻把楊貢生放出監來，也不用發落，釋放去了。那七百多銀子都是晉爵笑納，把放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。公子知道他出了監，自然就要來謝。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；縣前問人，說是一個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。他自心裏想，生平並認不得這姓晉的。疑惑一番，不必管他，落得身子乾淨，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。到家，老妻接著，喜從天降。兩個蠢兒子，日日在鎮上賭錢，半夜也不歸家。只有一個老嫗，又癡又聾，在家燒火做飯，聽候門戶。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，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，接在東莊去住，不曾會著；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，做夢也不得知道。

婁公子過了月餘，弟兄在家，不勝詫異；想到越石甫故事，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，更加可敬。一日，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「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，此人品行不同。」四公子道：「論理，我弟兄既仰慕他，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。定要望他來報謝，這不是俗情了麼？」三公子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。但豈不聞『公子有德於人，願公子忘之』之說。我們若先到他家，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？」四公子道：「相見之時，原不要提起。朋友聞聲相思，命駕相訪，也是常事。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，倒反隔絕了，相與不得的？」三公子道：「這話極是有理。」當下商議已定，又道：「我們須先一日上船，次日早到他家，以便作盡日之談。」

于是叫了一隻小船，不帶從者，下午下船，走了幾十里。此時正值秋末冬初，晝短夜長，河裏有些朦朦的月色。這小船乘著月色，搖著櫓走。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，挨擠不開，這船卻小，只在船傍邊擦過去。看看二更多天氣，兩公子將次睡下，忽聽一片聲，打的河路響。這小船卻沒有燈：艙門又關著。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，見上流頭一隻大船，明晃晃點著兩對大高燈：一對燈上字是「相府」，一對是「通政司大堂」；船上站著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，手拿鞭子，打那擠河路的船。四公子嚇了一跳，低低叫：「三哥，你過來看看。這是那個？」三公子來看了一看：「這僕人卻不是我家的！」說著，那船已到了跟前，拿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。船家道：「好好的一條河路，你走就走罷了，行兇打怎的？」船上那些人道：「狗攮的奴才！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的字！船是那家的船！」船家道：「你燈上掛著相府，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！」那些人道：「瞎眼的死囚！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！」船家道：「婁府！罷了，是那一位老爺？」那船上道：「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米的船，誰人不曉得！這狗攮的，再回嘴，拿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，明日回過三老爺，拿帖子送到縣裏，且打幾十板子再講！」船家道：「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，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？」

兩公子聽著暗笑。船家開了艙板，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。三公子走在船頭上，此時月尚未落，映著那邊的燈光，照得亮。三公子問道：「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？」那些人卻認得三公子，一齊都慌了，齊跪下道：「小人們的主人卻不是老爺一家，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。因從莊上運些租米，怕河路裏擠，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銜，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，小的們該死了！」三公子道：「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，卻也同在鄉里，借個官銜燈籠何妨？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，卻使不得。你們說是我家，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？況你們也是知道的，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。你們起來。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，也不必說在河裏遇著我的這一番話。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。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？」眾人應諾，謝了三老爺的恩典，磕頭起來，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，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。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。四公子道：「船家，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，又請出與他看。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，是何意思？」船家道：「不說，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！好不兇惡！這一會纔現出原身來了！」說罷，兩公子解衣就寢。

小船搖櫓行了一夜，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。兩公子取水洗了面，喫了些茶水點心，吩咐了船家：「好好的看船，在此伺候。」兩人走上岸，來到市稍盡頭鄒吉甫女兒家，見關著門。敲門問了一問，纔知道老鄒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。女兒留兩位老爺喫茶，也不曾坐。兩人出了鎮市，沿著大路去走有四里多路，遇著一個挑柴的樵夫，問他：「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？」樵夫用手指著：「遠望著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。」兩位公子謝了樵夫，披榛覓路，到了一個村子，不過四五家人家，幾間茅屋。屋後有兩顆大楓樹，經霜後，楓葉通紅，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。又一條小路，轉到前門。門前一條澗溝，上面小小板橋。兩公子過得橋來，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著。見人走到，那狗便吠起來。三公子自來叩門。叩了半日，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，身上衣服甚是破爛。兩公子近前問道：「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爺家麼？」問了兩遍，方纔點頭道：「便是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兩公子道：「我弟兄兩個姓婁，在城裏住。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。」那老嫗又聽不明白，說道：「是姓劉麼？」兩公子道：「姓婁。我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。」老嫗道：「老爺不在家裏。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，並不曾回來。你們有甚麼說話，改日再來罷。」說罷，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喫茶，竟自關了門回去了。兩公子不勝悵悵，立了一會，只得仍舊過橋，依著原路，回到船上，進城去了。

楊執中這老獃直到晚裏纔回家來。老嫗告訴他道：「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『柳』的來尋老爹，說他在甚麼『大覺寺』裏住。」楊執中道：「你怎麼回他去的？」老嫗道：「我說老爹不在家，叫他改日來罷。」楊執中自心裏想：「那個甚麼姓柳的？」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，打官司，縣裏出的原差姓柳，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。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：「你這老不死，老蠢蟲！這樣人來尋我，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，又叫他改日來怎的，你就這樣沒用！」老嫗又不服，回他的嘴。楊執中惱了，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，踢了幾腳。自此之後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，從清早就出門閑混，直到晚纔歸家。

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，過了四五日，又叫船家到鎮上，仍舊步到門首敲門。老嫗開門，看見還是這兩個人，惹起一肚子氣，發作道：「老爹不在家裏！你們只管來尋怎的！」兩公子道：「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？」老嫗道：「還說甚麼！為你這兩個人，帶累我一頓拳打腳踢！今日又來做甚麼！老爹不在家！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！我不得工夫！要去燒鍋做飯！」說著，不由兩人再問，把門關上，就進去了，再也敲不應。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，心裏又好惱，又好笑，立了一會，料想叫不應了，只得再回船來。

船家搖著行了有幾里路。一個賣菱的船，船上一個小孩子搖近船來。那孩子手扶著船窗，口裏說道：「買菱那！買菱那！」船家把繩子拴了船，且秤菱角。兩公子在船窗內伏著問那小孩子道：「你是那村裏住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我就在這新市鎮上。」四公子道：「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爹，你認得他麼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這位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。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，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，寫了些字在上面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在那裏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在艙底下不是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取過來我們看看。」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，接了船家買菱的錢，搖著去了。兩公子打開看，是一幅素紙，上面寫著一首七言絕句詩道：

「不敢妄為些子事，只因曾讀數行書。嚴霜烈日皆經過，次第春風到草廬。」

後面一行寫「楓林拙叟楊允草」。兩公子看罷，不勝歎息，說道：「這先生襟懷沖淡，其實可敬！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？」

這日雖霜楓淒緊，卻喜得天氣晴明。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，徘徊眺望，只見後面一隻大船，趕將上來。船頭上一個人叫道：「婁四老爺，請攏了船，家老爺在此。」船家忙把船攏過去。那人跳過船來，磕了頭，看見艙裏道：「原來三老爺也在此。」只因遇著這隻船，有分教：少年名士，豪門喜結絲蘿；相府儒生，勝地廣招俊傑。

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魯翰林憐才擇婿　蘧公孫富室招親

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，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，叫攏了船，一個人上船來請。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，問道：「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？」管家道：「告假回家，尚未曾到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如今在那裏？」管家道：「現在大船上，請二位老爺過去。」兩公子走過船來，看見貼著「翰林院」的封條，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，出來站在艙門口。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，當下見了，笑道：「我方纔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，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？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。有趣的緊。請進艙裏去。」讓進艙內，彼此拜見過了坐下。三公子道：「京師拜別，不覺又是半載。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？」魯編修道：「老世兄，做窮翰林的人，只望著幾回差事。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，白白坐在京裏，賠錢度日。況且弟年將五十，又無子息，只有一個小女，還不曾許字人家，思量不如告假返舍，料理些家務，再作道理。二位世兄，為何駕著一隻小船在河裏？從人也不帶一個，卻做甚麼事？」四公子道：「小弟總是閒著無事的人，因見天氣晴暖，同家兄出來閒遊，也沒甚麼事。」魯編修道：「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，他要留我一飯。我因匆匆要返舍，就苦辭了他，他卻將一席酒餚送在我船上。今喜遇著二位世兄，正好把酒話舊。」因問從人道：「二號船可曾到？」船家答應道：「不曾到，還離的遠哩。」魯編修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叫家人：「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，那船叫他回去罷。」吩咐擺了酒席，斟上酒來同飲，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細話。魯編修又問問故鄉的年歲，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。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，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，就把這一張詩拿出來送與魯編修看。魯編修看罷，愁著眉道：「老世兄，似你這等所為，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，就是信陵君、春申君，也不過如此。但這樣的人，盜虛聲者多，有實學者少。我老實說：他若果有學問，為甚麼不中了去？只做這兩句詩，當得甚麼？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，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了；兩回躲著不敢見面，其中就可想而知。依愚見，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，也罷了。」兩公子聽了這話，默然不語。又喫了半日酒，講了些閒話，已到城裏。魯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，然後自己回去。

兩公子進了家門，看門的稟道：「蘧小少爺來了，在太太房裏坐著哩。」兩公子走進內堂，見蘧公孫在那裏，三太太陪著。公孫見了表叔來，慌忙見禮。兩公子扶住，邀到書房。蘧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，所刻的詩話，每位一本。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，稱贊道：「賢姪少年如此大才，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。」蘧公孫道：「小子無知妄作，要求表叔指點。」兩公子歡喜不已，當夜設席接風，留在書房歇息。次早起來，會過蘧公孫，就換了衣服，叫家人持帖，坐轎子去拜魯編修。拜罷回家，即吩咐廚役備席，發帖請編修公，明日接風。走到書房內，向公孫笑著說道：「我們明日請一位客，勞賢姪陪一陪。」蘧公孫問是那一位。三公子道：「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，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。」四公子道：「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。卻因我們和他世兄弟，又前日船上遇著就先擾他一席酒，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。」說著，看門的人進來稟說：「紹興姓牛的牛相公，叫做牛布衣，在外候二位老爺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快請廳上坐。」蘧公孫道：「這牛布衣先生，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？」三公子道：「正是，你怎得知？」蘧公孫道：「曾和先父同事，小姪所以知道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。」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。談之良久，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。蘧公孫上前拜見。牛布衣說道：「適纔會見令表叔，纔知尊大人已謝賓客，使我不勝傷感。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，可稱嗣續有人，又要破涕為笑。」因問：「令祖老先生康健麼？」蘧公孫答道：「托庇粗安。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。」牛布衣又說起：「范學臺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，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，真乃：『談言微中，名士風流。』」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。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。三公子道：「牛先生，你我數十年故交，凡事忘形；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，竟在此坐到晚去。」少頃，擺出酒席，四位樽酒論文。直喫到日暮，牛布衣告別。兩公子問明寓處，送了出去。

次早，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，直到日中纔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蟒衣，進了廳事，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。兩公子再三辭過，然後寬衣坐下，獻茶。茶罷，蘧公孫出來拜見。三公子道：「這是舍表姪，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。」魯編修道：「久慕，久慕。」彼此謙讓坐下，寒暄已畢，擺上兩席酒來。魯編修道：「老世兄，這個就不是了。你我世交，知己間何必做這些客套？依弟愚見，這廳事也太闊落，意欲借尊齋，只須一席酒，我四人促膝談心，方纔暢快。」兩公子見這般說，竟不違命，當下讓到書房裏。魯編修見瓶花爐几，位置得宜，不覺怡悅。奉席坐了，公子吩咐一聲叫：「焚香。」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，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，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，就出去了。足有一個時辰，酒斟三巡，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。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，板縫裏，都噴出香氣來，滿座異香襲人。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。三公子向魯編修道：「香必要如此燒，方不覺得有煙氣。」編修贊歎了一回，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，問道：「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？」蘧公孫道：「正是。」魯編修道：「這位王道尊卻是了不得，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他是降了寧王的。」魯編修道：「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，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。」四公子道：「他這降，到底也不是。」魯編修道：「古語道得好：『無兵無糧，因甚不降？』只是各偽官也逃脫了許多，只有他領著南贛數郡一齊歸降，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狀的狠，懸賞捕拿。」公孫聽了這話，那從前的事，一字也不敢提。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，兩公子不知。魯編修細說這件事，把西江月念了一遍，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，又道：「仙乩也古怪，只說道他歸降，此後再不判了。還是吉凶未定。」四公子道：「『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。』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。說是有神仙，又說有靈鬼的，都不相干。」換過了席，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話請教，極誇少年美才。魯編修歎賞了許久，便向兩公子問道：「令表姪貴庚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十七。」魯編修道：「懸弧之慶，在於何日？」三公子轉問蘧公孫。公孫道：「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。」魯編修點了一點頭，記在心裏。到晚席散，兩公子送了客，各自安歇。

又過了數日，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，兩公子又留了一日。這日，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。纔寫著，書童進來道：「看門的稟事。」三公子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看門的道：「外面有一位先生，要求見二位老爺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你回他我們不在家，留下了帖罷。」看門的道：「他沒有帖子；問著他名姓，也不肯說，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。」三公子道：「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？」看門的道：「他有五六十歲，頭上也戴的是方巾，穿的件繭紬直裰，像個斯文人。」三公子驚道：「想是楊執中來了。」忙丟了書子，請出四公子來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，似乎楊執中的行徑；因叫門上的：「去請在廳上坐，我們就出來會。」看門的應諾去了，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。兩公子出來相見，禮畢，奉坐。那人道：「久仰大名，如雷灌耳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識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先生貴姓，台甫？」那人道：「晚生姓陳，草字和甫，一向在京師行道。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，今得瞻二位老爺丰采。三老爺耳白於面，名滿天下；四老爺土星明亮，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。」兩公子聽罷，纔曉得不是楊執中，問道：「先生精于風鑑？」陳和甫道：「卜易、談星、看相、算命、內科、外科、內丹、外丹，以及請仙判事，扶乩筆籙；晚生都略知道一二。向在京師，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，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，無不神驗。不瞞二位老爺說，晚生只是個直言，並不肯阿諛趨奉，所以這些當道大人，俱蒙相愛。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，自離江西，今

年到貴省，屈指二十年來，已是走過九省了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左右捧上茶來喫了。四公子問道：「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？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，在船上盤桓了一日，卻不曾會見。」陳和甫道：「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，到晚，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。這是晚生無緣，遲這幾日，纔得拜見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先生言論軒爽，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。」陳和甫道：「魯老先生有句話托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，可借尊齋一話。」兩公子道：「最好。」

當下讓到書房裏。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，見院宇深沉，琴書瀟洒，說道：「真是『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』！」說畢，將椅子移近跟前道：「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，年方及笄。晚生在他府上，是知道的。這位小姐，德性溫良，才貌出眾。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，愛如掌上之珠，許多人家求親，只是不允。昨在尊府會見南昌蘧太爺的公孫，著實愛他才華，所以托晚生來問，可曾畢過姻事？」三公子道：「這便是舍表姪，卻還不曾畢姻。極承魯老先生相愛。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？年命可相妨礙？」陳和甫笑道：「這個倒不消慮。令表姪八字，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。到家就是晚生查算，替他兩人合婚。小姐少公孫一歲，今年十六歲了。天生一對好夫妻。年、月、日、時，無一不相合。將來福壽綿長，子孫眾多，一些也沒有破綻的。」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「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表姪生的年月。我道是因甚麼，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如此極好。魯老先生錯愛，又蒙陳先生你來作伐，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，擇吉央媒到府奉求。」陳和甫作別道：「容日再來請教，今暫告別，回魯老先生話去。」兩公子送過陳和甫，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：「賢姪既有此事，卻且休要就回嘉興。我們寫書與太爺，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，再作道理。」蘧公孫依命住下。

家人去了十餘日，領著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：「太老爺聽了這話，甚是歡喜，向小人吩咐說：自己不能遠來，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。央媒拜允，一是二位老爺揀擇；或娶過去，或招在這裏，也是二位老爺斟酌。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，以為聘禮之用。大相公也不必回家，住在這裏辦這喜事。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，一切放心。」兩公子收了回書、銀子，擇個吉日，央請陳和甫為媒。這邊添上一位媒人，就是牛布衣。當日兩位月老，齊到婁府。設席款待過，二位坐上轎子，管家持帖，去魯編修家求親。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，回了允帖，並帶了庚帖過來。到第三日，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，裝蟒刻絲紬緞綾羅衣服，羊酒、菓品，共是幾十抬，行過禮去。又備了謝媒之禮，陳、牛二位，每位代衣帽銀十二兩，代菓酒銀四兩，俱各歡喜。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。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，送過吉期去。魯編修說：只得一個女兒，捨不得嫁出門，要蘧公孫入贅。婁府也應允了。

到十二月初八，婁府張燈結綵，先請兩位月老喫了一日。黃昏時分，大吹大擂起來。婁府一門官銜燈籠，就有八十多對；添上蘧太守家燈籠，足擺了三四條街，還擺不了。全副執事；又是一班細樂，八對紗燈，──這時天氣初晴，浮雲尚不曾退盡，燈上都用綠紬雨帷罩著，──引著四人大轎。蘧公孫端坐在內。後面四乘轎子，便是婁府兩公子、陳和甫、牛布衣，同送公孫入贅。到了魯宅門口，開門錢送了幾封，只見重門洞開，裏面一派樂聲，迎了出來。四位先下轎進去。兩公子穿著公服，兩山人也穿著吉服。魯編修紗帽蟒袍，緞靴金帶，迎了出來，揖讓升階。纔是一班細樂，八對絳紗燈，引著蘧公孫，紗帽宮袍，簪花披紅，低頭進來。到了廳事，先奠了雁，然後拜見魯編修。編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，兩公子、兩山人和魯編修，兩列相陪。獻過三遍茶，擺上酒席，每人一席，共是六席。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。公孫也回奉了。下面奏著細樂。魯編修去奉眾位的席。蘧公孫偷眼看時，是個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；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，卻極其輝煌。

須臾，送定了席，樂聲止了。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，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，入席坐了。戲子上來參了堂，磕頭下去，打動鑼鼓，跳了一齣「加官」，演了一齣「張仙送子」，一齣「封贈」。這時下了兩天雨纔住，地下還不甚乾。戲子穿著新靴，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。唱完三齣頭，副末執著戲單上來點戲。纔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，恰好侍席的管家，捧上頭一碗膾燕窩來上在桌上。管家叫一聲「免」，副末立起，呈上戲單。忽然乒乓一聲響，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；不左不右，不上不下，端端正正掉在燕窩碗裏，將碗打翻。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，碗裏的菜潑了一桌子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，掉將下來。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，嚇了一驚，把碗跳翻，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，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。眾人都失了色，忙將這碗撤去，桌子打抹乾淨，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。公孫再三謙讓，不肯點戲。商議了半日，點了「三代榮」。副末領單下去。

須臾，酒過數巡，食供兩套，廚下捧上湯來。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。他靸了一雙釘鞋，捧著六碗粉湯，站在丹墀裏，尖著眼睛看戲。管家纔掇了四碗上去，還有兩碗不曾端，他捧著看戲。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，扭扭捏捏的唱，他就看昏了，忘其所以然，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，把盤子向地下一掀，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腳，卻叮噹一聲響，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。他一時慌了，彎下腰去抓那粉湯，又被兩個狗爭著，咂嘴弄舌的，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喫。他怒從心上起，使盡平生氣力，蹺起一隻腳來踢去。不想那狗倒不曾踢著，力太用猛了，把一隻釘鞋踢脫了，踢起有丈把高。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。席上上了兩盤點心──一盤豬肉心的燒賣，一盤鵝油白糖蒸的餃兒──熱烘烘擺在面前；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寶攢湯。正待舉起箸來到嘴，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，的溜溜的滾了來，乒乓一聲，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。陳和甫嚇了一驚，慌立起來，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，潑了一桌。滿坐上都覺得詫異。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，懊惱了一回，又不好說；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，說：「你們都做甚麼？卻叫這樣人捧盤，可惡之極！過了喜事，一個個都要重責！」亂著，戲子正本做完。眾家人掌了花燭，把蘧公孫送進新房。廳上眾客換席看戲，直到天明纔散。

次日，蘧公孫上廳謝親，設席飲酒。席終，歸到新房裏，重新擺酒，夫妻舉案齊眉。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，換幾件雅淡衣服。蘧公孫舉眼細看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三四個丫鬟養娘，輪流侍奉。又有兩個貼身侍女──一個叫做采蘋，一個叫做雙紅，都是裊娜輕盈，十分顏色。此時蘧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萊，巫山洛浦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閨閣繼家聲，有若名師之教；草茅隱賢士，又招好客之蹤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魯小姐制義難新郎　楊司訓相府薦賢士

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，見小姐十分美貌，已是醉心，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。且他這個才女，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。魯編修因無公子，就把女兒當作兒子。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，就讀的是四書、五經；十一二歲就講書、讀文章，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。教他做「破題」、「破承」、「起講」、「題比」、「中比」成篇。送先生的束脩。那先生督課，同男子一樣。這小姐資性又高，記心又好；到此時，王、唐、瞿、薛，以及諸大家之文，歷科程墨，各省宗師考卷，肚裏記得三千餘篇；自己作出來的文章，又理真法老，花團錦簇。魯編修每常歎道：「假若是個兒子，幾十個進士、狀元都中來了！」閒居無事，便和女兒談說：「八股文章若做的好，隨你做甚麼東西，要詩就詩，要賦就賦，都是一鞭一條痕，一摑一掌血；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，任你做出甚麼來，都是野狐禪，邪魔外道！」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，曉粧臺畔，刺繡床前，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；每日丹黃爛然，蠅頭細批。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，正眼兒也不看他。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，解學士詩，東坡小妹詩話之類，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、雙紅們看；閒暇也教他謅幾句詩，以為笑話。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，門戶又相稱，才貌又相當，真個是「才子佳人，一雙兩好」；料想公孫舉業已成，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。但贅進門來十多日，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，公孫卻全不在意。小姐心裏道：「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。」又疑道：「他因新婚燕爾，正貪歡笑，還理論不到這事上。」又過了幾日，見公孫赴宴回房，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，也拉著小姐並坐同看。小姐此時還害羞，不好問他，只得強勉看了一個時辰，彼此睡下。到次日，小姐忍不住了；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，即取紅紙一條，寫下一行題目，是「身修而后家齊」，叫采蘋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去送與姑爺，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。」公孫接了，付之一笑，回說道：「我於此事不甚在行。況到尊府未經滿月，要做兩件雅事；這樣俗事，還不耐煩做哩。」公孫心裏只道說，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，不想正犯著忌諱。

當晚，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，只見愁眉淚眼，長吁短歎。養娘道：「小姐，你纔恭喜，招贅了這樣好姑爺，有何心事，做出這等模樣？」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我只道他舉業已成，不日就是舉人、進士；誰想如此光景，豈不誤我終身！」養娘勸了一回。公孫進來，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。公孫自知慚愧，彼此也不便明言。從此啾啾唧唧，小姐心裏納悶。但說到舉業上，公孫總不招攬。勸的緊了，反說小姐俗氣。小姐越發悶上加悶，整日眉頭不展。夫人知道，走來勸女兒道，「我兒，你不要恁般獃氣。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；況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自古及今，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？」說著，越要惱怒起來。夫人和養娘道：「這個是你終身大事，不要如此。況且現放著兩家鼎盛，就算姑爺不中進士，做官，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？」小姐道：「『好男不喫分家飯，好女不穿嫁時衣。』依孩兒的意思，總是自掙的功名好，靠著祖父，只算做不成器！」夫人道：「就是如此，也只好慢慢勸他。這是急不得的。」養娘道：「當真姑爺不得中，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，自小依你的教訓，不要學他父親。家裏放著你恁個好先生，怕教不出個狀元來？就替你爭口氣。你這封誥是穩的。」說著，和夫人一齊笑起來。小姐歎了一口氣，也就罷了。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，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。公孫勉強成篇。編修公看了，都是些詩詞上的話，又有兩句像離騷，又有兩句「子書」，不是正經文字；因此，心裏也悶，說不出來。卻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，如同心頭一塊肉。

看看過了殘冬。新年正月，公子回家拜祖父、母親的年回來。正月十二日，婁府兩公子請喫春酒。公孫到了。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，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，說道：「今日也並無外客；因是令節，約賢姪到來，家宴三杯。」剛纔坐下，看門人進來稟：「看墳的鄒吉甫來了。」

兩公子自從歲內為蘧公孫畢姻之事，忙了月餘，又亂著度歲，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；今見鄒吉甫來，又忽然想起，叫請進來。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，見頭上戴著新氈帽，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，腳下踏著暖鞋。他兒子小二，手裏拿著個布口袋，裝了許多炒米、豆腐干，進來放下。兩公子和他施禮，說道：「吉甫，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，為甚麼帶將禮來？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。」鄒吉甫道：「二位少老爺說這笑話，可不把我羞死了。鄉下物件，帶來與老爺賞人。」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，鄒二哥請在外邊坐，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。吉甫問了，知道是蘧小公子，又問蘧姑老爺的安，因說道：「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，會著姑老爺的。整整二十七年了，叫我們怎的不老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？」公孫道：「全白了三四年了。」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。三公子道：「他是我們表姪，你老人家年尊，老實坐罷。」吉甫遵命坐下，先喫過飯，重新擺下碟子，斟上酒來。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鄒吉甫道：「他自然不曉得。這個卻因我這幾個月住在東莊，不曾去到新市鎮，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。楊先生是個忠厚不過的人，難道會裝身分，故意躲著不見？他又是個極肯相與人的；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，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。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，同他來見二位老爺。」四公子道：「你且住過了燈節，到十五日那日，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，索性到十七八間，我們叫一隻船，同你到楊先生家。還是先去拜他纔是。」吉甫道：「這更好了。」

當夜喫完了酒，送蘧公孫回魯宅去，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。次日乃試燈之期，婁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，乃是武英殿之物，憲宗皇帝御賜的。那燈是內府製造，十分精巧。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，也給他見見廣大。到十四日，先打發他下鄉去，說道：「我過了燈節，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，順便到你姐姐家，要到二十外纔家裏去。你先去罷。」鄒二應諾去了。

到十五晚上，蘧公孫正在魯宅同夫人、小姐家宴。宴罷，婁府請來喫酒，同在街上遊玩。湖州府太守衙前紮著一座鰲山燈。其餘各廟，社火扮會，鑼鼓喧天。人家士女，都出來看燈踏月。真乃金吾不禁，鬧了半夜。次早，鄒吉甫向兩公子說，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，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，同到楊家。兩公子依了，送他出門。搭了個便船到新市鎮。女兒接著，新年磕了老子的頭，收拾酒飯喫了。

到十八日，鄒吉甫要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。自心裏想：「楊先生是個窮極的人，公子們到，卻將甚麼管待？」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雞，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，又沽了一瓶酒，和些蔬菜之類，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，把這酒和雞、肉，都放在船艙裏，自己棹著，來到楊家門口，將船泊在岸傍，上去敲開了門。楊執中出來，手裏捧著一個爐，拿一方帕子在那裏用力的擦；見是鄒吉甫，丟下爐唱諾。彼此見過節，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。楊執中看見，嚇了一跳道：「哎喲！鄒老爹！你為甚麼帶這些酒肉來？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，你怎的又這樣多情？」鄒吉甫道：「老先生，你且收了進去。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，卻不是為你；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。你且把這雞和肉向你太太說，整治好了，我好同你說這兩個人。」楊執中把兩手袖著笑道：「鄒老爹，卻是告訴不得你。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，家下一無所有，常日只好喫一餐粥。直到除夕那晚，我

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，想著我這座心愛的爐，出二十四兩銀子，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柴米，要來討這巧。我說：『要我這個爐，須是三百兩現銀子，少一釐也成不的。就是當在那裏，過半年，也要一百兩。像你這幾兩銀子，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！』那人將銀子拿了回去。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。我和老妻兩個，點了一枝蠟燭，把這爐摩弄了一夜，就過了年。」因將爐取在手內，指與鄒吉甫看，道：「你看這上面包漿，好顏色！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，所以方纔在此摩弄這爐，消遣日子。不想遇著你來。這些酒和菜，都有了，只是不得有飯。」鄒吉甫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便怎麼樣？」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，尋出二錢多銀子，遞與楊執中道：「先生，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，纔好坐了說話。」楊執中將這銀子，喚出老嫗，拿個傢伙到鎮上糴米。不多時，老嫗糴米回，往廚下燒飯去了。

楊執中關了門來，坐下問道：「你說是今日那兩個什麼貴人來？」鄒吉甫道：「老先生，你為鹽店裏的事累在縣裏，卻是怎樣得出來的？」楊執中道：「正是，我也不知。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，我在縣門口問，說是個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。我自己細想，不曾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。你到底在那裏知道些影子的？」鄒吉甫道：「那裏是甚麼姓晉的！這人叫做晉爵，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。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，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，叫家人晉爵具保狀。這些事，先生回家之後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，先生難道不知道麼？」楊執中恍然醒悟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！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，老嫗向我說：『城裏有一個姓柳的。』我疑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，就有些怕會他。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，他說：『那姓柳的今日又來，是我回他去了。』說著，也就罷了。如今想來，柳者，婁也。我那裏猜的到是婁府，只疑惑是縣裏原差。」鄒吉甫道：「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，常言道得好：『三年被毒蛇咬了，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。』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。這也罷了。因前日十二我在婁府叩節，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，約我今日同到尊府。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，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。好麼？」楊執中道：「既是兩公錯愛，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，何以又勞他來？」鄒吉甫道：「既已說來，不消先去，候他來會便了。」

坐了一會，楊執中烹出茶來喫了，聽得叩門聲，鄒吉甫道：「是少老爺來了，快去開門。」纔開了門，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，進門就跌了一跤，扒起來，摸一摸頭，向內裏直跑。楊執中定睛看時，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，在鎮上賭輸了，又噇了幾杯燒酒，噇的爛醉，想著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，一直往裏跑。楊執中道：「畜生！那裏去！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！」那老六跌跌撞撞，作了個揖，就到廚下去了。看見鍋裏煮的雞和肉噴鼻香，又悶著一鍋好飯，房裏又放著一瓶酒，不知是那裏來的；不由分說，揭開鍋就要撈了喫。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。楊執中罵道：「你又不害饞癆病！這是別人拿來的東西，還要等著請客！」他那裏肯依，醉的東倒西歪，只是搶了喫。楊執中罵他，他還睜著醉眼混回嘴。楊執中急了，拿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來。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酒菜是候婁府兩位少爺的。」那楊老六雖是蠢，又是酒後，但聽見婁府，也就不敢胡鬧了。他娘見他酒略醒些，撕了一隻雞腿，盛了一大碗飯，泡上些湯，瞞著老子遞與他喫。喫罷，扒上床，挺覺去了。

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，蘧公孫也同了來。鄒吉甫、楊執中迎了出去。兩公子同蘧公孫進來，見是一間客座，兩邊放著六張舊竹椅子，中間一張書案；壁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；兩邊一副箋紙的聯，上寫著：「三間東倒西歪屋，一個南腔北調人」；上面貼了一個報帖，上寫：「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，欽選應天淮安府沭陽縣儒學正堂。京報……」不曾看完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，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，獻與各位。茶罷，彼此說了些聞聲相思的話。三公子指著報帖，問道：「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？」楊執中道：「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事。只為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，鄉試過十六七次，並不能掛名榜末；垂老得這一個教官，又要去遞手本，行庭參，自覺得腰胯硬了，做不來這樣的事，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，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，費了許多周折！那知辭官未久，被了這一場橫禍，受小人駔儈之欺！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沭陽，也免得與獄吏為伍。若非三先生、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，以大力垂手相援，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，只好瘐死囹圄之中矣！此恩此德，何日得報！」三公子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必掛懷。今聽先生辭官一節，更足仰品高德重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朋友原有通財之義，何足掛齒。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，未能早為先生洗脫，心切不安。」楊執中聽了這番話，更加欽敬，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。鄒吉甫道：「二位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，想是饑了？」楊執中道：「腐飯已經停當，請到後面坐。」

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，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，面著一方小天井，有幾樹梅花，這幾日天暖，開了兩三枝。書房內滿壁詩畫，中間一副箋紙聯，上寫道：

「嗅窗前寒梅數點，且任我俛仰以嬉；
攀月中仙桂一枝，久讓人婆娑而舞。」

兩公子看了，不勝歎息，此身飄飄如遊仙境。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。當下喫了幾杯酒，用過飯，不喫了，撤了過去，烹茗清談。談到兩次相訪，被聾老嫗誤傳的話，彼此大笑。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。楊執中說：「新年略有俗務，三四日後，自當敬造高齋，為平原十日之飲。」談到起更時候，一庭月色，照滿書窗，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，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。楊執中道：「本該留三先生、四先生草榻，奈鄉下蝸居，二位先生恐不甚便。」於是執手踏著月影，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，自同鄒吉甫回去了。

兩公子同蘧公孫纔到家，看門的稟道：「魯大老爺有要緊事，請蘧少爺回去，來過三次人了。」蘧公孫慌回去，見了魯夫人。夫人告訴說，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，心裏著氣，商量要娶一個如君，早養出一個兒子來叫他讀書，接進士的書香。夫人說年紀大了，勸他不必，他就著了重氣。昨晚跌了一跤，半身麻木，口眼有些歪斜。小姐在傍淚眼汪汪，只是歎氣。公孫也無奈何，忙走到書房去問候。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。切了脈，陳和甫道：「老先生這脈息，右寸略見弦滑。肺為氣之主，滑乃痰之徵。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，心懸魏闕，故爾憂愁抑鬱，現出此症。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為主。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，一遇痰症，就改用貝母；不知用貝母療濕痰，反為不美。老先生此症，當用四君子，加入二陳，飯前溫服。只消兩三劑，使其腎氣常和，虛火不致妄動，這病就退了。」於是寫立藥方。一連喫了四五劑，口不歪了，只是舌根還有些強。陳和甫又看過了脈，改用一個丸劑的方子，加入幾味祛風的藥，漸漸見效。

蘧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，並不得閒。那日值編修公午睡，偷空走到婁府。進了書房門，聽見楊執中在內呿呿而談，知道是他已來了，進去作揖，同坐下。楊執中接著說道：「我方纔說的，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：如小弟何足道；我有個朋友，在蕭山縣山裏住，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，空古絕今之學，真乃『處則不失為真儒，出則可以為王佐』，三先生、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？」兩公子驚問：「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？」楊執中疊著指頭，說出這個人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相府延賓，又聚幾多英傑；名邦勝會，能消無限壯心。

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名士大宴鶯脰湖　俠客虛設人頭會

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：「三先生、四先生如此好士，似小弟的車載斗量，何足為重！我有一個朋友，姓權，名勿用，字潛齋，是蕭山縣人，住在山裏。此人若招致而來，與二位先生一談，纔見出他管、樂的經綸，程、朱的學問。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。」三公子大驚道：「既有這等高賢，我們為何不去拜訪？」四公子道：「何不約定楊先生，明日就買舟同去？」說著，只見看門人拿著紅帖，飛跑進來說道：「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！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，說要見二位老爺，有話面稟。」兩公子向蘧公孫道：「賢姪陪楊先生坐著，我們去會一會就來。」便進去換了衣服，走出廳上。那街道廳冠帶著進來，行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

兩公子問道：「老父臺幾時出京？榮任還不曾奉賀，倒勞先施。」魏廳官道：「不敢。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，當面叩見大老爺，帶有府報在此。敬來請三老爺、四老爺台安。」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。三公子接過來，拆開看了，將書遞與四公子，向廳官道：「原來是為丈量的事。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公事麼？」廳官道：「正是，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，催促星宿丈量。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，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。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，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。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，晚生還要出示曉諭。」四公子道：「父臺就去的麼？」廳官道：「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，各處丈量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。丈量到荒山時，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。」說著，換過三遍茶，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，作別去了。

兩公子送了回來，脫去衣服，到書房裏躊躇道：「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！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，卻遇著這廳官來講丈量。明日要待他一飯；丈量到先太保墓道，愚弟兄卻要自走一遭；須有幾時耽擱，不得到蕭山去，為之奈何？」楊執中道：「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。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，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。二位先生竟寫一書，小弟也附一札，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潛齋，邀他來府一晤，他自當忻然命駕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。」楊執中道：「若不如此，府上公事是有的，過了此一事，又有事來，何日纔得分身？豈不常懸此一段想思，終不能遂其願？」蘧公孫道：「也罷。表叔要會權先生，得閒之日，卻未可必。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，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，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。」當下商議定了，備幾色禮物，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，收拾行李，帶了書札、禮物往蕭山。

這宦成奉著主命，上了杭州的船。船家見他行李齊整，人物雅致，請在中艙裏坐。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著。他拱一拱手，同著坐下。當晚喫了飯，各鋪行李睡下。次日，行船無事，彼此閒談。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。──下路船上，不論甚麼人，彼此都稱為「客人」。──因開口問道：「客人，貴處是蕭山？」那一個鬍子客人道：「是蕭山。」宦成道：「蕭山有位權老爺，客人可認得？」那一個少年客人道：「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。」宦成道：「聽見說，號叫做潛齋的。」那少年道：「那個甚麼潛齋？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。」那鬍子道：「是他麼？可笑的緊！」向那少年道：「你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我說與你聽。他在山裏住，祖代都是務農的人。到他父親手裏，掙起幾個錢來，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。讀到十七八歲，那鄉裏先生沒良心，就作成他出來應考。落後他父親死了，他是個不中用的貨，又不會種田，又不會作生意，坐喫山崩，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。足足考了三十多年，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曾取。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，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。每年應考，混著過也罷了；不想他又倒運：那年遇著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，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，住在廟裏，獃頭獃腦，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，經綸匡濟的混話。他聽見就像神附著的發了瘋，從此不應考了，要做個高人。自從高人一做，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；在家窮的要不的，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。口裏動不動說：『我和你至交相愛，分甚麼彼此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』這幾句話，便是他的歌訣。」那少年的道：「只管騙人，那有這許多人騙？」那鬍子道：「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！同在鄉里之間，我也不便細說。」因向宦成道：「你這位客人，卻問這個人怎的？」宦成道：「不怎的，我問一聲兒。」口裏答應，心裏自忖說：「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。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，還怕不夠相與，沒來由，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？」正思忖著，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，船上坐著兩個姑娘，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，嚇了一跳，連忙伸出頭來看，原來不相干。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。

不多幾日，換船來到蕭山，招尋了半日，招到一個山凹裏，幾間壞草屋，門上貼著白，敲門進去。權勿用穿著一身白，頭上戴著高白夏布孝帽，問了來意，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，開個稻草舖，晚間拿些牛肉、白酒，與他喫了。次早寫了一封回書，向宦成道：「多謝你家老爺厚愛。但我熱孝在身，不便出門。你回去，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。厚禮權且收下。再過二十多天，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，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。管家，實是多慢了你。這兩分銀子，權且為酒貲。」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。宦成接了道：「多謝權老爺。到那日，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，免得小的主人盼望。」權勿用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送了宦成出門。宦成依舊搭船，帶了書子，回湖州回覆兩公子。兩公子不勝悵悵；因把書房後一個大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，匾上寫作「潛亭」，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；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。楊執中老年痰火疾，夜裏要人作伴，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，每晚一醉，是不消說。

將及一月，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。權勿用見了這字，收拾搭船來湖州。在城外上了岸，衣服也不換一件，左手掮著個被套，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，在街上腳高步低的撞。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，那路上卻擠。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，進城該走右手，方不礙路。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，恰好有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，肩頭上橫掮著一根尖匾擔，對面一頭撞將去，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匾擔尖上。鄉裏人低著頭走，也不知道，掮著去了。他喫了一驚，摸摸頭上，不見了孝帽子。望見在那人匾擔上，他就把手亂招，口裏喊道：「那是我的帽子！」鄉裏人走的快，又聽不見。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，這時著了急，七手八腳的亂跑，眼睛又不看著前面；跑了一箭多路，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，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。那官大怒，問是甚麼人，叫前面兩個夜役一條鏈子鎖起來。他又不服氣，向著官指手畫腳的亂吵。那官落下轎子，要將他審問。夜役喝著叫他跪，他睜著眼不肯跪。

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，齊鋪鋪的看。內中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一頂武士巾，身穿一件青絹箭衣，幾根黃鬍子，兩隻大眼睛，走近前，向那官說道：「老爺，且請息怒。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。雖然衝撞了老爺，若是處了他，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。」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，聽見這話，將就蓋個喧，抬起轎子去了。權勿用看那人時，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。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，叫他喘息定了，喫過茶，向他說道：「我前日到你家作弔，你家人說道，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。今日為

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間撞？」權勿用道：「婁公子請我久了，我卻是今日纔要到他家去。不想撞著這官，鬧了一場。虧你解了這結。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。」

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，看門的看見他穿著一身的白，頭上又不戴帽子，後面領著一個雄赳赳的人，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、四老爺。門上人問他姓名，他死不肯說，只說：「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。」看門的不肯傳，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。鬧了一會，說：「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！」看門的沒奈何，請出楊執中來。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，嚇了一跳，愁著眉道：「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！」叫他權了坐在大門板凳上，慌忙走進去，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，便問：「此位壯士是誰？」權勿用道：「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。」楊執中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三個人一路進來，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話。楊執中搖手道：「少停見了公子，這話不必提起了。」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，兩人跟著楊執中竟到書房裏，洗臉喫飯，自有家人管待。

晚間，兩公子赴宴回家，來書房相會，彼此恨相見之晚，指著潛亭與他看了，道出欽慕之意。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，更覺舉動不同於眾，又重新擺出酒來。權勿用首席，楊執中、張鐵臂對席，兩公子主位。席間問起這號「鐵臂」的緣故。張鐵臂道：「晚生小時，有幾斤力氣。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，叫我睡在街心裏，把膀子伸著，等那車來，有心不起來讓他。那牛車走行了，來的力猛，足有四五千斤，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，壓著膀子了，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，吉丁的一聲，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。看看膀子上，白跡也沒有一個，所以眾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。」三公子鼓掌道：「聽了這快事，足可消酒一斗！各位都斟上大杯來。」權勿用辭說：「居喪不飲酒。」楊執中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老不拘禮，病不拘禮。』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還用些，或者酒略飲兩杯，不致沉醉，也還不妨。」權勿用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又欠考核了。古人所謂五葷者，葱、韭、蕗薤之類。怎麼不戒？酒是斷不可飲的。」四公子道：「這自然不敢相強。」忙叫取茶來斟上。張鐵臂道：「晚生的武藝儘多，馬上十八，馬下十八，鞭、鐧、鎚、錘，刀、鎗、劍、戟，都還略有些講究。只是一生性氣不好，慣會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。銀錢到手，又最喜幫助窮人。所以落得四海無家，而今流落在貴地。」四公子道：「只纔是英雄本色。」權勿用道：「張兄方纔所說武藝，他舞劍的身段，尤其可觀，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？」

兩公子大喜，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，遞與鐵臂。鐵臂燈下拔開，光芒閃爍，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，束一束腰，手持寶劍，走出天井。眾客都一擁出來。兩公子叫：「且住！快吩咐點起燭來。」一聲說罷，十幾個管家小廝，每人手裏執著一個燭奴，明晃晃點著蠟燭，擺列天井兩邊。張鐵臂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舞出許多身分來。舞到那酣暢的時候，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，如萬道銀蛇亂掣，並不見個人在那裏，但覺陰風襲人，令看者毛髮皆豎。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，叫管家滿貯了水，用手蘸著酒，一點也不得入。須臾，大叫一聲，寒光陡散，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。看鐵臂時，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。眾人稱贊一番，直飲到四更方散，都留在書房裏歇。自此，權勿用、張鐵臂，都是相府的上客。

一日，三公子來向諸位道：「不日要設一個大會，遍請賓客遊鶯脰湖。」此時天氣漸暖，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，穿著熱了，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，縫一件單直裰，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。自心裏算計已定，瞞著公子，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，放在床上枕頭邊。日間在潛亭上眺望，晚裏歸房宿歇，摸一摸，床頭間五百文，一個也不見了。思量房裏沒有別人，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，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。見他正坐在那裏說獃話，便叫道：「老六，和你說話。」老六已是噇得爛醉了，問道：「老叔，叫我做甚麼？」權勿用道：「我枕頭邊的五百錢，你可曾看見？」老六道：「看見的。」權勿用道：「那裏去了？」老六道：「是下午時候，我拿出去賭錢輸了。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，留著少刻買燒酒喫。」權勿用道：「老六！這也奇了！我的錢，你怎麼拿去賭輸了？」老六道：「老叔，你我原是一個人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甚麼彼此？」說罷，把頭一掉，就幾步跨出去了。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真是說不出來的苦。自此，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：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獃子；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。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，卻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裰送他。兩公子請遍了各位賓客，叫下兩隻大船，廚役備辦酒席，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；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，又在一船。此時正值四月中旬，天氣清和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，手持紈扇。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，卻也聚了許多人。在會的是：婁玉亭三公子、婁瑟亭四公子、蘧公孫駪夫、牛高士布衣、楊司訓執中、權高士潛齋、張俠客鐵臂、陳山人和甫，魯編修請了不曾到。席間八位名士，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，共合九人之數。當下牛布衣吟詩，張鐵臂擊劍，陳和甫打鬨說笑，伴著兩公子的雍容爾雅，蘧公孫的俊俏風流，楊執中古貌古心，權勿用怪模怪樣：真乃一時勝會。兩邊船窗四啟，小船上奏著細樂，慢慢遊到鶯脰湖。酒席齊備，十幾個闊衣高帽的管家，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。那食品之精潔，茶酒之清香，不消細說。飲到月上時分，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，映著月色湖光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一派樂聲大作，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，聲聞十餘里。兩邊岸上的人，望若神仙，誰人不羨？遊了一整夜，次早回來，蘧公孫去見魯編修。編修公道：「令表叔在家，只該閉戶做些舉業，以繼家聲，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？如此招搖豪橫，恐怕亦非所宜！」

次日，蘧公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。三公子大笑道：「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！」不曾說完，門上人進來稟說：「魯大老爺開坊，陞了侍讀，朝命已下，京報適纔到了，老爺們須要去道喜。」蘧公孫聽了這話，慌忙先去道喜。到了晚間，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！魯大老爺接著朝命，正在合家歡喜，打點擺酒慶賀；不想痰病大發，登時中了臟，已不醒人事了。快請二位老爺過去。」兩公子聽了，轎也等不得，忙走去看；到了魯宅，進門聽得一片哭聲，知是已不在了。眾親戚已到，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，然後大殮治喪。蘧公孫哀毀骨立，極盡半子之誼。

又忙了幾日，婁通政有家信到，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。此乃二十四五，月色未上。兩公子秉了一枝燭，對坐商議。到了二更半後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，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，滿身血污，手裏提了一個革囊。兩公子燭下一看，便是張鐵臂。兩公子大驚道：「張兄，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？是何緣故？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？」張鐵臂道：「二位老爺請坐，容我細稟：我生平一個恩人，一個仇人。這仇人已銜恨十年，無從下手；今日得便，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。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。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，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。自今以後，我的心事已了，便可以捨身為知己者用了。我想可以措辦此事，只有二位老爺。外此，那能有此等胸襟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。如不蒙相救，即從此遠遁，不能再相見矣。」遂提了革囊要走。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，忙攔住道：「張兄且休慌。五百金小事，何足介意？但此物作何處置？」張鐵臂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略施劍術，即滅其跡。但倉卒不能施行。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，我不過兩個時辰，即便回來，取出囊中之物，加上我的藥末，頃刻化為水，毛髮不存矣。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，廣招賓客，看我施為此事。」兩公子聽罷，大是駭然。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，銀子拴束在身，叫一聲多謝，騰身而起，上了房簷，行步如飛，只聽得一片瓦響，無影無蹤去了。當夜萬籟俱寂，月色初上，照著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豪華公子，閉門休問世情；名士文人，改行訪求舉業。

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